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趙太祖三下南唐 第八回 唐軍師遇敵初敗 宋將軍破寨回朝

詩曰：正氣由來自勝邪，術窮轉覺技難誇。
寄言左道從茲退，勿致終來末路嗟。

再說余鴻，見鄭印頭盔上霞光閃閃沖起，將飛刀打下塵埃，插在馬前，心中大惱，想來此賊有此寶盔，落魄鑼又不驗，實乃一異人也。怒目圓睜，又向香囊中取出豆子，念念有詞，向空中一撒，頃刻之間，化成數千軍馬，紛紛落下陣場殺上，將鄭印重重困住。俱是兇惡猛漢軍人，令人驚怯。祇因鄭印體中穿上仙甲，眾鬼惡兵祇喊殺，不敢侵近，他反雙鞭亂打，直沖入陣裏，眾兵馬紛紛倒退仆跌，沾土已變化成豆子。余軍師怒上倍加，看不出小賊有此寶貝盔甲，鑼不能擒，刀不能傷，變化兵又被破了。意欲收兵回關，又恐被唐將眾人將吾小覷，欲以力戰，小賊實力很大難敵，正在心頭煩惱。

原來鄭印一想，師言吩咐，這妖道果然法術多端，皆被吾盔甲所破，但想師父之言，彼乃多年得道，法力精奇，我非其敵手，倘再來別術，非吾所利也，不若先下手為強。想罷抽出飛錘一柄，向余鴻打去。有余鴻見破了法術，正在煩惱，還要復用法物，不意又被鄭印一飛錘打來，急如閃電。余鴻喊聲：“不好！”將身一側，已落打在左肩上，不勝疼痛，跌下梅花鹿邊，鄭印再飛一錘，余鴻大驚，急忙中，借土遁走了。祇被印將梅花鹿腳力打死，倒於地中。

那鄭印歎惜將已收除妖道，卻被他走脫。想必氣數未便該終，不若早回汴京取救兵也。即透營殺出。快馬加鞭，唐兵將人不敢近他馬前，由印殺出。一連跑走數天，到了本國的內地，見一騎人馬擁護一主而出，乃一潘字大纛帥旗，鄭印一想，自己身居王爵，此官乃一大將軍之職，應當下馬相見，今仍是公然馬上而來，好生無禮，暗怒中又思他未曾得知主上封吾王位，此乃不知不罪，也難怪，且暫相見為是。當時潘美在馬上相近，見一少年，是王侯服色，細認來，似被風吹刮去，鄭恩之子鄭印一般，連忙滾下鞍馬，笑而詢問曰：“馬上王爺，可是汝南王世子王爺否？今見尊容相似，乞道其詳，以便見禮。”鄭印見他下馬相迎，請問彼爾，下卻金鞍，呼聲：“潘將軍，世叔大人，小侄果乃鄭印，前被風刮上仙山，今奉師命回朝取救，得蒙當今加恩襲職汝南王，殺出重圍，且請大人並進關一敘談。即日起馬行程。”潘美曰：“如此請王前步，待下官隨從。”

二人拱手，一同共進界牌關，賓主下坐，茶獻罷。鄭印轉問：“潘大人未曉打聽得主上危困，眾王侯被擒否？”潘美曰：“主上被困壽州城，眾王侯失手，小將知之，屢欲離城興兵救駕，奈無旨詔到宣，卑職身受邊關重地，是以未敢擅離。今經日久探聽關城未失，然主上亦困下不得駕回，正欲統兵親往打聽消息，今不期遇著王爺回朝取救，小將不須離境往壽州了。”鄭印聞言曰：“今吾奉旨回朝取救，且待二王爺發差，五陰將前往赴敵，大人仍守此頭座關，不可疏失為上，待救兵一到，余妖道不難收滅也。”潘美點首稱領鈞旨。

是日，鄭印刻日登程，分別而去。離了界牌關，一駕上靈符，半天之久，已到了汴京城，怎奈印乃少年貴生王侯之家，不輕易出京師，城市少遊，況別卻多年，真乃歲月幾何，江山不可復識，地土多有改遷，身進王城，動問旁人許多，方至汝南王府中。但此位少王，生來性急鹵莽，有老父遺風。一進王府頭門，大呼母親那裏，一程大步踩進，有一新充家丁，失時倒運，不知他是少主回來，上前大喝：“死囚休得狂妄，闖王府罪大不赦。”雙手攔阻，卻被印當胸一托，力如卸山，已將家丁攆跌去丈餘遠，撞在石柱棟上，頭額破裂，鮮血流而不止，已死了。有舊日老人家，方知少主獨自一人回府，又驚又喜，即曰：“且喜少主回歸，老奴等有失遠迎。”即引導入九重內府不表，外府將死家人收殮埋葬。

且言鄭印一程進內，祇見舊府依然，風景無異，早有家人先已入報，王妃預出，母子重見，印下跪，兩相泣淚，有如夢中，想不到一刻相見，驚喜交集。陶王妃挽起孩兒，詢問前因。印即述得遇仙師始末，又言知現奉當今太祖詔旨，母親領兵為帥，襲汝南王之職。陶三春聞兒言來，不覺恨歎一聲曰：“此話兒休提也，汝父在日，功高社稷，一旦無辜被殺害。今日被困急災，方見有用人心。此無情薄行之主，祇可同患難，不可共安享。今君主雖有旨命，為娘死也不願奉詔。前日我兒被風刮去，我自覺一時無主，今幸母子團聚，明日交回詔書，即辭官作速回鄉土，靠著十畝東晨聊作太平之樂。母子膝下相依，還勝王公奉養。”此夕話，陶夫人有感於丈夫功高被害，君上薄情寡恩。豈知鄭印乃英雄壯志，心欲大振家聲，師訓章章，言猶在耳，是一副熱腸。今忽聞母言如此，不得不遵，且暫含糊答應，明日見過君王，再作議論。母子言語多時，夜深時分寢去。

此夕陶王妃方幸兒得回，菽水承歡有人。正更深未合眼，枕畔躊躇，從違未卜，輾轉多時，已三更之中，不覺飄然莊周一夢。耳邊不住車馬呼喝之音，又見有金甲神人擁著一尊王者如閻君或神聖。夫人祇得下拜，目略注視，豈知此神聖乃丈夫汝南王，陶夫人呼聲：“王爺何往？何得獨棄下妾身？”有汝南王下了車輿，扶起，安慰夫人，不須苦惱，夫人泣下，訴知寡居苦節，正欲母子歸鄉，孩兒心性又留戀高官顯爵。不若王爺攜了妾身同往，免再苦惱於塵凡。言罷又哭泣起來。王曰：“在陽世與夫人是枕畔恩情，今吾已歸神位，是幽明異路，然以未嘗一日忘懷之，但夫人陽壽未終，安能一路同聚，直待婺星飛墜日，方得共見雙星。至於汝丈夫，前者被君王殺害了，也領了辱君抗主之咎，短減壽元三紀，以懲戒強臣於後世，且合當歸還天位有期，與當今君無干，況汝今一時苦正屬名瓦千秋也。今主上被困於南唐壽州，有禱文告於皇天，吾於天帝玉座，亦得賜覽。今正慮著汝以婦女之見，念恨私仇，逆旨不忠，以取天罰。故特來指點，告知夫人，且領君王詔旨，從孩兒之志，大振吾鄭門世代忠君報國功名，千古不朽。夫人日後亦不失血食香煙。”夫人見丈夫此言論勸一番，祇得哭泣領受，又聞王言曰：“神道不得久留，夫人且自保重自愛，陽壽享福尚有三紀，子貴媳賢，名輝聲振，眾臣莫及，為夫去了。”見車馬紛紛而起，陶夫人那裏肯捨之，向汝南王龍袍哭泣，挽住不放，卻被王爺大袖一拂，車駕馬匹俱已起在空中。

陶夫人反跌仆在地，大呼王爺，方纔醒蘇，方知一夢。已是五更之初。桌上銀燈灼灼，尚半明，起來挑亮，想起丈夫訓勸之言，不覺一汪珠淚。但想來不可不遵從，坐至天色已曙了，丫鬟進水梳洗畢。即傳進孩兒入內。印請母安，禮罷。陶夫人將昨夜夢王爺勸訓之言，一一說知世子。印也下淚一行。母子對面傷感。夫人收淚曰：“孩兒，此已往之事，父親已為神道，天命注下，不必記恨朝廷了，且登朝，呈上太祖御詔，以待署君二王爺議帥，娘且依旨命。”鄭印止淚，依命入朝，有二王爺一見太祖詔文呈上，方知太祖被困於壽州城，眾王侯被捉去，正思王兄主上無事起惹災殃，坐朝安享好不為美，定必領兵御駕親征，今被困於遠土，詔內命下各王女將解圍。

是日，祇得依詔旨，分頭命下往宣，正是綸音一降，須與陶三春、趙美容諸女將次第上殿，二皇爺將太祖被困，詔旨命各女將領兵救駕傳明。各女將軍俱稱領旨。二王爺即日傳諭兵戶二部，一面點定三軍，辦足糧草，刻日起程進兵，固然各人無事，辭駕回府。

單有趙王姑，一聞鄭印言及丈夫被南唐活捉去，不獨此，不料高王反投唐，復向太祖倒戈，此段情由，令他驚駭不小，又不由人不氣忿，並要在王兄署君謝罪。二王爺曰：“高駙馬平日忠肝義膽，人所共知，御妹何須過怒，料必別有原由，不可著急，今同領兵去日，便得分明了。”有王姑祇歎聲，辭別三兄，回歸王府。不知何日起兵赴敵。且看下回分解。